

入选美国中小学课本

入选“美国文学”系列邮票

The YEARLING 一岁的小鹿

[美] 玛·金·罗琳斯 著 吴小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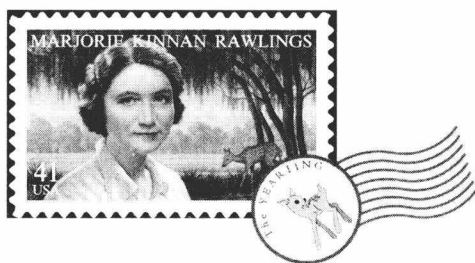


辽宁教育出版社

RAWLINGS

一岁的小鹿

【美】玛·金·罗琳斯 著 吴小军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岁的小鹿/(美)罗琳斯(Rawlins,M.K.)著;吴小军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82-8500-0

I. 一… II. ①罗…②吴…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1047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23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王俊	责任校对: 刘 琛
特约监制: 陈江 辛海峰	特约策划: 辛海峰
特约编辑: 高楠	版式设计: 水木阁

ISBN 978-7-5382-8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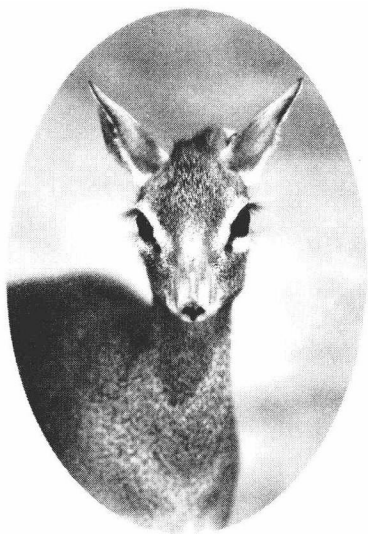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Contents



目 录

- 1/ 第一章 快乐小水车
15/ 第二章 丘棣的家
21/ 第三章 老缺趾
27/ 第四章 可惜枪走了火
39/ 第五章 丘棣的好朋友
47/ 第六章 大嚼一顿
53/ 第七章 一桩好交易
63/ 第八章 归途的收获
69/ 第九章 大四穴
79/ 第十章 钓到一尾大鲈鱼
89/ 第十一章 小鹿呦呦地叫了



- 107/ 第十二章 拔拳相助
117/ 第十三章 三个伤兵
125/ 第十四章 响尾蛇
141/ 第十五章 是我呀,小鹿
157/ 第十六章 黑夜猎狐
169/ 第十七章 愿你赐给他几只红鸟
185/ 第十八章 丘棣的怀念
191/ 第十九章 暴风雨
207/ 第二十章 长途踏勘觅兽踪
227/ 第二十一章 丛莽浩劫
233/ 第二十二章 老缺趾又来挑衅

- 241/ 第二十三章 饿狼夜袭
- 251/ 第二十四章 活捉了十只小熊
- 267/ 第二十五章 准备过佳节
- 281/ 第二十六章 老趺躬逢盛会
- 309/ 第二十七章 与奥利佛一家离别
- 313/ 第二十八章 孤寂的狼
- 319/ 第二十九章 踏坏了烟苗
- 325/ 第三十章 春耕的悲剧
- 331/ 第三十一章 跃过最高的木栅
- 341/ 第三十二章 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 349/ 第三十三章 别了,童年



第一章 快乐小水车





一缕笔直的轻烟从小茅屋的红色烟囱里袅袅升起。

当蓝色的烟雾刚刚爬出泥砌的红色烟囱时，仿若一股蓝色的水柱从平静的海底喷射而出，一下子便倾泻在无垠的天际中，绚烂而又多姿；但当它像一个顽皮的小孩继续朝四周的空间肆虐着扩散时，那股沁人的蓝色刚一接触到蔚蓝色的天幕，就又在瞬息间变幻成奇怪的灰色了。

丘棣双手托着下巴，眨巴着一双小眼睛，抬头静静地望着这有着奇怪表情的烟雾，轻轻地蹙着眉头，撅着他那张可爱的小嘴巴，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厨房里的炉火正在悄悄熄灭下去，妈妈穿梭在杯盘狼藉的餐桌边，收拾着午饭后留在餐桌上的锅子和盘碟。

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妈妈照例要用荞麦草扎成的扫帚打扫他们的屋子，接着，如果丘棣运气好的话，妈妈还要用玉米壳做成的刷子使劲擦地板，直到把它擦得一尘不染为止。只要妈妈动手擦起地板，那么，不等丘棣跑到银谷，她压根都不会有时间想起他来的。丘棣抬手擦了擦额上沁出的汗珠，从玉米地里站直身子，继续默默地盯着那股渐渐散去的轻烟，忽地伸手扶正了搁在他肩上的锄头。

倘若眼前这片玉米地里没有这些杂乱的野草，垦地这件事本身倒是一件非常令人心身舒畅的工作。成群的野蜂已经发现了前门旁边那棵楝树，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钻到那淡紫色的娇弱的花簇中去贪婪地吮吸着什么，仿佛这片丛林中再也没了其他的花可以供它们采蜜。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它们发现楝花和芬芳能够带来愉悦的工作时，就连三月间盛开的黄色茉莉花和将在五月绽放的香月桂花与木兰花，都被它们抛诸脑后。

野蜂们肆意地快乐地辛勤劳作着，丘棣仔细打量着它们。他忽然想起来，要是自己跟着这些躯体金黑相间、飞起来就会迅疾地变成一条线的蜂群跑，也许他可以找到满贮着琥珀色蜂蜜的一棵野蜂做窝的树。过冬的蔗糖浆早就让他吃光了，果子冻也只剩下一点点，如果现在他能找到一棵野蜂做窝的树，那肯定要比锄草有价值得多，玉米地耽搁一天再锄也不会有什么妨碍的。

这个下午充满了暖洋洋的春意，舒畅的感觉深深地钻进丘棣的心中，就像野蜂钻到楝花的花心中去一般，以致他觉得今天必须越过垦地，穿过松林，沿着大路跑到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溪边去才行。他知道，野蜂做窝的树大都是离水边不远的，在那里，他一定可以获得梦寐以求的蜂蜜。

丘棣把锄头放下，轻轻放在用劈开的树干扎成的围栅上，撒开腿便沿着那片玉米地走了过去，直到他看不见身后的小茅屋，才把双手紧紧撑在围栅上，纵身一跃，跳了出去。猎狗老丘利亚已经跟着爸爸的运货大车去葛拉汉姆斯维尔了，但是哈巴狗列泼和新来的杂种狗潘克看到了他跳越栅栏的身影，一齐吠叫着向他奔跑了过来。



列泼的吠叫声很低沉,那小杂种狗的吠叫声却是又高又尖。当它们认出了丘棣时,就乞怜似的摇起它们的短尾巴来。他挥动着双手把它们赶回了围场,它们也就只好躲在围栅后面漠然地盯着他看。他想,这真是一对糟糕的家伙!除了追赶、捕捉和咬死猎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长处了。

他很不喜欢这两条狗,而它们对他也不感兴趣,就连早晚间他把盛着食物渣滓的狗食盆端到它们面前时,它们也都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亲昵举动来。不过,老丘利亚却很会亲近人,可是老掉了牙的它只对爸爸贝尼·巴克斯特一个人表示忠诚,丘棣曾竭力想要讨得丘利亚的欢心,可是那老猎狗对他毫不理睬,直到他放弃对它的亲近为止。

爸爸指着老丘利亚告诉他说:“十年前,你们两个都是小家伙。那时你才两岁,它也还是只狗宝宝。有一次你无意间弄伤了这个小东西,以后它就再也不信任你了。猎狗往往都是这个样子。”

丘棣绕着栅屋和饲槽转了一圈,接着就向南抄近路穿过了一片黑橡林。他希望可以拥有一只像赫妥婆婆豢养着的那样的狗。那是一只会玩小把戏的卷毛白狗。当赫妥婆婆笑得浑身颤动、乐不可支的时候,那条狗就会跳上她的裙兜,轻轻吠叫着去舐她的脸,同时撒娇地摇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好像在和她一起说笑。

丘棣喜欢有一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宠物,能够在他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舐他的脸,而且能跟着他四处闲逛,就像老丘利亚追随爸爸一样。他一边想着,一边转入那条沙石路向东跑了过去,到银谷虽然只有两英里路,但丘棣却觉得他似乎可以永远就这样跑下去。

他觉得两腿并不像锄地时那么酸痛了,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找到了那些让他期待已久的琥珀色蜂蜜,并陶醉在蜂蜜甜美的味道中乐不思蜀。他逐渐放慢了步子,以延长在路上逗留的时间,他喜欢一直走在路上,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这样干。他已经跑了很长一段路,那些刚刚还和他擦肩而过的高大的松树都已经被他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远处,茂密的丛林已经从路尽头的两边迫近了他现在走着的地方,密密层层沙松(沙松是松树的一种。树皮平滑,松叶对称,松果成纺锤状,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及阿拉巴马州沿海一带)像两堵墙一样紧紧夹着这条狭小的路。每一棵沙松都是那样的细长,在孩子们看来,简直可以直接拿它来当做引火柴。丘棣欢快地笑着,沿着这条路,他又毫不费力地爬上一个斜坡,便在坡顶停了下来。

站在高高的坡顶上,丘棣放眼四望,四月的天空好像被嵌入了由黄褐色的沙地和苍松构成的画框。它蓝得仿佛丘棣身上用赫妥婆婆家的嫩芽染的土布衬衣,显得格外惹眼而又明净。一些像棉桃似的小云朵在天上静静地浮着,好像正聚集在一起休息,并不时地朝丘棣眨着淘气的眼睛。当丘棣抬头默默注视着天



空时，阳光似乎也跟他捉起了迷藏，很快便躲到了云层背后，于是，那些朝他不停地眨着眼的云朵身上披着的白色外衣很快便又变成了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灰色。

“天黑前要下毛毛雨了。”他若有所思地想着。

下坡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很快，他就跑到满铺着细沙的去银谷的大路上。一路上，到处都盛开着沥青花、链木丛与火莓子。他又放慢速度走了起来，这样，他就可以慢慢地经过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有机会慢慢欣赏它们了。

路边，一棵树接着一棵树，一丛灌木接着一丛灌木，在他眼前一一掠过。而每一种树木对他来说都显得又新奇又熟悉。他来到那棵他曾在树干上刻上了野猫脸的木兰树跟前，这棵木兰树的出现就是近旁有水的标记。他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是泥土和雨水，在丛林地上长着的是瘦瘠的松树，而在小溪、河流和湖泊的近旁，却长着高大的木兰树呢？狗到处总是一样的，牛啦，骡子啦，马啦，也是一样的，唯独树就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树。

“想必是因为它们不能移动的缘故吧。”他轻易就下了结论，“它们只能吃它们下面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路的东坡突然倾斜了下去。它在他脚下陡然跌落了二十英尺光景，直通泉边。坡岸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木兰树、沼地月桂、橡胶树和灰皮的槐树。丘棣在凉快而幽暗的树荫下慢慢地走向泉边，一阵突发的愉快感觉紧紧攫住了他。这真是个隐蔽而又可爱的地方啊！

一泓像井水一般清冽的泉水，也不知是从沙地的什么地方涌出来的，正在“噗噗”地往外冒着气泡。坡岸好似用它翠绿色的、枝叶茂盛的双手捧着这泓清冽泉水，让丘棣感觉宛若仙境般心旷神怡。水从沙土里升起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可爱的旋涡，沙粒在里面上下翻滚着，好像想竭力摆脱水流的控制。

越过泉岸，一条主源正在更高的地方潺潺作声，它在白色的石灰岩中打开一条通道，然后急速地冲下山冈，形成了一道溪流。这条溪流紧紧连接着乔治湖，乔治湖又是圣约翰河的一部分，而浩浩荡荡的圣约翰河在奔流向北不久后便又注入了那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之中。

眺望着眼前这通向远方大海的源头，丘棣显得激动而又兴奋。不错，大海还有其他源头，但是这一条却是属于他自己的。他高兴地想到，除了那些寻求解渴的鸟兽和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了。

这一阵子的慢跑使他浑身都感觉燥热了起来。幽暗的山谷伸出它凉快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它，他伸手卷起了蓝斜纹布裤腿，抬起了他肮脏的光脚丫子，一步步走进了那泓浅浅的泉水里。他的脚趾已陷进沙里去了，细沙从他的脚趾缝中软绵绵地挤出来，一下子没过了他瘦削的脚踝。

水是那样的冰凉，一瞬间，皮肤就像被火灼了一般疼痛。然后，泉水冲过他精瘦的小腿，发出了淙淙的响声，却又使他感到通体舒畅，很快便忘了刚刚的疼



痛。他欢快地上上下下地涉着水,尝试着把他的大脚趾伸到他触碰到的那些光滑的岩石下面去。

一群柳条鱼在他眼前一闪,就又迅速地往下面逐渐宽阔的溪流中游去。他穿行在浅水里追逐着它们,突然,还没等他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它们便一下子都不见了踪影,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般。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棵树根大部分裸露而且悬空的老榭树下面去,轻轻蹲在那儿,因为在那儿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深潭。他想,那群柳条鱼也许还会在潭水中出现,可是很快他就失望了,因为除了一只溪蛙从泥浆里挣扎着跳了出来,什么鱼也没有看见。溪蛙瞪视着他,突然惊恐地抖动着身子,一下子便又潜到那半浸在水中的树根底下去了。这可怜的小家伙是害怕他呢!丘棣看着溪蛙藏身的树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我不是浣熊,我不会来抓你的。”他瞪着躲起来的溪蛙大声叫着。一阵微风吹开了飘荡在他头顶上的枝叶的帷幕,阳光轻轻透过来,照到他的头和肩膀上。当他那生着硬趺的双脚感到寒冷时,头上却被照得暖和和的很是舒服。很快,微风消失了,阳光也再次悄悄藏了起来,他叹息着涉过水走上对岸,在岸边抖落掉下半身的冰凉。在那里,植物生得比较稀疏。一片矮矮的扇棕榈的叶子轻轻从他的耳边掠过,刷着了他的脸,生疼生疼的。这一刷倒提醒了他:他的衣袋里还搁着一柄锋利的小刀,而且远自去年圣诞节起,他就曾计划着用这柄小刀给自己制作一架玩具小水车。现在他是不是可以用这柄小刀制作一架小水车呢?

他从来不曾单独制作过一架小水车。赫妥婆婆的儿子奥利佛每逢从海外回家时,总是会做一架小水车送给他玩。于是,他开始聚精会神地工作起来,他皱着眉头,竭力回忆能使水车平滑旋转的确切角度。

他割了两根丫枝,把它们削成一对同样大小的形状像字母“Y”那样的支架。他记得,奥利佛对制作那根又圆又光滑的轮轴是非常讲究的。他发现一株野樱桃树生长在溪岸的半坡上,于是不顾一切地爬了上去,割下一段像上过漆的铅笔一样光滑溜的直的小枝条,把它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嘴角露出欣喜的笑容。

他挑选了一张扇棕榈叶,从中割取一对一英尺宽四英寸长的纤维坚韧的叶片,并且认真地在每条叶片中间开了一道纵向的缝,使它的宽度刚好能够容下樱桃枝插入。棕榈叶的小叶片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角度,就像磨坊风车的长臂一般。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小心地调整了它们的角度。他还得把那对“Y”形的丫枝分开来,使它们保持几乎和那根樱桃枝轮轴一般的宽度,然后把它们深深地插到泉水下方几码远的小溪流的沙地里去。

水虽然只有几英寸深,但却流得很急,而且稳稳地流个不停。这架棕榈叶制成的小水车的轮叶,必须刚好触及水面才行。丘棣试验着合适的深度,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他把那带有叶片的樱桃树枝轮轴放到那两个丫杈上,可是它却挂着不动。他急切地伸出一根指头把它转动了一下,使它能在丫杈的缺口中更



加服帖，这样轮轴便开始转动了。

湍流终于捉住了柔弱的棕榈叶片的边缘，当这一片升起来离开水面时，轮轴的转动使那有角度的第二片轮齿的边缘也刚好接触到溪流。那小小的轮叶上来又下去，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小轮子也跟着转个不停，小水车开始工作了。它开始像林思镇上带动磨玉米机的那架大水车一般，奏出了轻松的旋律。

丘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趴在溪畔芦苇丛生的沙滩上，沉浸在那转动的魔法中了。升上来，翻个身，落下去；升上来，翻个身，落下去——小水车真迷人啊！“噗噗”冒泡的泉水永远不停地从沙地里往上涌，那涓涓细流也永远无穷无尽。这泓泉水是流入海洋的水流的源头，除非树叶飘落，或者被松鼠折断的香月桂树枝掉下来，阻塞了那脆弱的轮叶，否则这架小水车将永远转动下去。即使他长大成人，有他爸爸那么一把年纪的时候，这架小水车也没有理由不像他开始架设时那样不断地“噗噗”转动下去。

他挪开了一块顶着他瘦棱棱的肋骨的尖石块，然后在沙地上稍微挖了一下，掏出一个可以容纳他自己的肩膀和臀部的沙窝来。他腾出一条手臂，将头枕在上面。一道温暖的、淡淡的阳光，像一床光亮斑驳的被子覆盖在他身上，他沐浴在阳光和细沙里，懒洋洋地观察着那不停转动的小水车。水车的动作是催眠的，他的眼睑随着棕榈叶片的起落而微微颤动着。

银色的水珠从轮叶上飞溅开来，乍一看，就像一道流星的尾巴。水发出了一阵阵像是许多小猫正在舔食的声音。一只雨蛙“呱呱”地唱了一阵，便又变得沉默了。一刹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悬挂在柔软的扫帚草绒毛堆成的高耸的溪岸边缘上，而且雨蛙和小水车溅出来的流星尾巴似的水珠，也和他悬挂在一起。可是他没有从高岸的边缘上跌落，而是深深地沉到那柔软的扫帚草的绒毛堆中去了。接着，那白云成簇的蓝天便向他压了过来。他睡着了。

当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醒过来时，他还以为自己根本不在溪岸畔，而是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呢。他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恍惚间，他甚至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不禁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这才明白原来自己刚刚只是睡着了。

太阳已经落山了，周围的光与阴影也全都消失了，老榭树的黑色树干不见了，那光泽葱翠的木兰树叶也不见了，就连在他睡觉前看到的那道从野樱桃枝叶间筛下来的阳光所及的地方，那些镶着金色花边的图案也不见了。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柔和的灰色，他正躺在一片宛若从飞瀑中迸溅出来的云烟那样细微的雨雾之中。雾轻轻挠着他的身子，使他的皮肤开始发痒起来，但它并不湿，所以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又温暖又凉快。他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翻过身仰卧着，抬头望着那像野鸽子一样柔软的灰色胸脯般的天空，整个人都醉了。

丘棣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如同一棵幼苗饥渴地吮吸着那蒙蒙的细雨，浑身上下都沐浴在不同一般的惬意当中。最后，当他脸上、额上以及衬衫都被这细雨淋



透了时，他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站了起来，离开了他那舒服的沙窝。他伸了个懒腰，放眼朝前望去，忽然瞥见身边的沙地上有一连串新鲜的足迹，定睛一看，原来是些鹿蹄印，看来在他睡着的时候曾经有一只鹿来过溪边，那串脚印一直从东畔岸下延续到水边，看样子一定是只头角尖尖的母鹿留下的足迹。它们深深地陷进了沙地，因此，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头相当大的老母鹿，也许它肚子里还沉甸甸地怀着小鹿呢。

母鹿没有看见丘棣睡在那儿，于是它慢悠悠地跑到溪水边怡然自得地痛饮了一番。但没过多久，它就嗅到了丘棣的气味，受了惊的它来不及多想，回过头就朝着原来的方向奔跑而去，在沙地上留下了拖蹄行走的混乱痕迹。丘棣注视着那串朝着对岸向上跑去的足迹，后面都拖着长长的遭到践踏的杂乱无章的条纹，显然那头鹿是因为害怕他才“逃跑”的。丘棣凝神想着，也许，在嗅到他的气味之前它还未走到溪边饮过水，就忙不迭地转过身去，把沙土踢得高高的飞快地逃跑了。它为什么要逃跑呢？他并不希望它拖着疲惫干渴的身体做一场无谓的躲避，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伤害它，现在，他只是一心希望它并没有饥渴，而且也不是站在矮树丛后干瞪着它那对大眼睛愤恨地注视着他。

丘棣又歪过脑袋向周围寻找别的动物留下的足迹。有好几只松鼠曾经沿着溪岸上下蹦蹿，它们常常是大胆的。一只棕熊也到这儿来过，沙地上留下了它那宛如留着长指甲的人手一般的足迹，但他不能确定它最近什么时候来过，只有他爸爸才能确切地告诉他那些野东西经过的时间。他只能断定那头母鹿确实来过，而且已经被他吓跑了。他有些泄气地重新回到小水车旁，它正在那儿稳稳地旋转着，好像它永远就在那儿似的。棕榈叶制成的轮叶虽然脆弱，却无畏地显示着它的力量，“噗噗”地抵抗着那涓涓细流。由于雨雾的濡湿，它们正透着一种润泽的光亮。

丘棣抬眼望了望天空。他正置身在一片灰雾之中，说不出这是一天的什么时候，也说不出他究竟睡了多久。他来不及多想，纵身便上了西岸，在那儿，长着光滑冬青的开阔平地毫无阻碍地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正当他站在那里为去留而踌躇的时候，细雨就像它开始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停止了。一阵微风从西南方轻轻吹来，太阳也重新露出了脸来。云块卷集在一起，变成了巨大的白色的正在翻滚着的羽毛长枕垫；一道拱形的彩虹横跨东方，它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绚丽多彩，以致丘棣默默想着：只要看到它们，就会使人永远变得心花怒放。大地苍翠、碧空如洗，它们被雨后的夕照染成一片金黄，所有的树木、青草和灌木丛都沾满了雨珠，闪着熠熠的光芒，整个世界透着一片清新。

一股喜悦的热流在丘棣心里沸腾着，就像那条潺潺不息的溪水那么不可抗拒。他张开双臂，使它们与肩头齐平，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蛇鹈。他开始并拢双脚在原地打转，越转越快，直到他那狂喜的热流转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他沉浸在

这种幸福的眩晕中无法自拔，一直到他感到自己全身就要爆炸的时候才闭上眼睛，瘫软地倒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扫帚草丛中。大地在他身下旋转，而且带着他一起继续旋转。他微微睁开眼睛，在他上面，蔚蓝色的四月的天空和棉花似的白云也在旋转着，男孩、大地、树木和天空在刹那间浑然交织成一体。良久，旋转停止了，丘棣的头脑清醒了，他站了起来，但他仍然觉得头重脚轻，而心里却觉得非常轻松。这真是太美妙了！这样的四月天，就像别的普通日子一般，还会再次降临到他身边的，他抿嘴笑着，这样的幸福和快乐还会不期而遇的。

他沉浸在巨大的愉悦中无法自拔，深深地呼吸着松林中湿润芳香的空气，转过身便朝家的方向飞奔而去。归途对丘棣来说是舒畅的，原来疏松陷脚的沙地已被雨淋结实了。当环绕着巴克斯特里地的那片红松在望时，太阳也快要落下去了，只看到一棵棵红松正在西方金红色天空的衬托下，黑巍巍地耸立着。他听到了鸡群“咯咯”的叫唤和争吵的声音，知道它们一定刚刚被主人喂过食。他迅速拐进了垦地，久经风雨的灰色围栅在明媚的春光中发着亮光，浓浓的炊烟袅袅地从那用枝条与红泥砌成的烟囱里升起。在炉灶上，晚饭大概早已准备好了，烤炉里的面包也大概早已烤熟了。他希望他的爸爸还没有从葛拉汉姆斯维尔回来。这是他第一次想到，当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也许是不应该离开家的。如果他妈妈需要木柴，她一定会因为没有人递给她而发怒，即使他爸爸也会微微摇着头对她说：“这孩子……”但是，他听到了老恺撒打响鼻的声音，他知道他爸爸已经在他前边到家了。

垦地里充满了欢快的喧闹声。马在门前低声嘶鸣，小牛犊在牛栏里“哞哞”叫唤，母牛在一旁应和着它。鸡群抓刨着泥土“咯咯”地叫着。那几条狗也为着黄昏的那顿美食不时地吠上几声。饥饿后的饱餐是多么惬意啊！家畜们都怀着确信和希望，在急切地等待着。冬季的末尾，它们都瘦了，谷物和草料不足，干扁豆也一样的匮乏，但是现在已经是四月了，牧场绿了，牧草肥嫩多汁，连小鸡都津津有味地去啄食小草的嫩尖，所以它们也不用再担心没有东西吃了。狗儿们在黄昏前找到了一窝小兔子并把它们当做点心吃了，经过这样一顿美味的饱餐，巴克斯特家餐桌上的残肴碎骨对它们来说已经不会再引起任何的兴趣了。丘棣老远地就看见老丘利亚躺在货车下，显然是由于跑了几英里路而精疲力竭了。他推开了尖顶板条钉成的前栅栏门，去找他爸爸。

贝尼·巴克斯特正站在木柴堆旁。他还是穿着那件结婚时穿的黑呢外套。现在，他在去教堂或者外出做交易时都会穿着它，以表示庄重体面。外套的袖子显得太短了，但这并非是因为贝尼长高了，而是由于经过好几年的夏季潮湿和熨斗反复熨烫使衣料收缩了的结果。丘棣看见爸爸那双与身体不相称的大手正抱起一大捆木柴。他正穿着他的礼服在做丘棣该做的事哩。丘棣撇了撇嘴，慌忙跑了上去。



“让我来，爸爸。”

现在，他希望他的殷勤能够掩盖他的失职。他爸爸直起了身子。

“我几乎以为你走丢了，孩子。”他说。

“我上银谷去了。”

“这正是上那儿去的好天。”贝尼说，“上哪儿去都不错，可是你怎么会想起去那么远的地方？”

要记起他为什么去那儿是困难的，似乎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不得不逐步追溯到他当时搁下锄头的一刹那。

“啊，”他现在想起来了，“我想跟着蜜蜂去找到一棵它们做窝的树。”

“你找到了吗？”

“真倒霉，我忘了去找它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丘棣茫然地睨着爸爸说。

忽然，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人家发现在追逐田鼠的猎禽狗那么愚蠢。他害臊地望着爸爸。爸爸那对淡蓝色的眼睛正盯着他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说老实话，丘棣！”他说，“鬼才害臊呢。找蜜蜂做窝的树，怕是一个很好的游逛借口吧？”

丘棣不禁咧着嘴笑了。

“游逛的念头，”他承认说，“在我想去找蜜蜂做窝的树之前就有了……”

“这就是我所估计到的。我怎么会想到的呢？那是当我赶车去葛拉汉姆斯维尔的时候，当时我就曾暗自念叨着：‘现在丘棣在那儿锄地。可是他不会锄得太久的。如果我是孩子，这么好的春天，我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就想：‘我非得去逛逛不可。无论什么地方，直到天黑我才会回来。’”

丘棣听着爸爸的话，心头感到一阵温暖，但这并不是由于那金色的夕阳。丘棣认真地地点了点头。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说。

“但是现在你妈，”贝尼朝屋子里摆了一下头，“她是不会赞成你在这个时候出去游逛的。大多数娘儿们，并不能懂得男人是多么的爱逛啊。我是永远不会泄露你离开过这儿的秘密的。如果她问起来：‘丘棣上哪儿去了？’我就说：‘噢，我想他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吧。’”

他朝丘棣眨了眨眼，丘棣也回眨了一下。

“为了求得太平，我们男人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摆脱女人爱唠叨的困境。现在你快给你妈妈送一大捆木柴去吧。”

丘棣连忙伸开双臂抱了满满一堆木柴，急急忙忙走进屋子。他妈妈正跪在炉灶前忙碌着，食物散发出扑鼻的香味，使他空乏的身子更觉得饥饿乏力了。

“这不是甜薯酥饼吗，妈妈？”

“当然是甜薯酥饼喽。你们这两个家伙在外面也游逛得够了吧？晚餐已经



烧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丘棣将木柴“呼”的一声抛进柴箱，就急匆匆地跑进了牲畜栏。他爸爸正在给母牛屈列克赛挤奶。

“妈妈说，叫您快点做完事情用晚餐去。”他报告着说，“要我喂喂老恺撒吗？”

“我已经喂过了，孩子，就像我得施舍给那些穷哥儿们一样。”他从那张挤奶时坐的三脚小凳上站了起来，“把牛奶带进去，不要绊跤，可别像昨天那样把牛奶泼翻啊。老实些，屈列克赛……”

他离开母牛，走进了棚屋里的牲畜栏，那儿拴着屈列克赛的小牛。

“上这儿来，屈列克赛，快一些，好娘儿们……”

母牛“哞哞”地叫着向小牛跑来。

“老实些，上那儿，你真像丘棣一样贪嘴。”

他抚弄着这娘儿俩，然后跟着丘棣一起朝屋里走去。他们轮流在木架上的水盆中濯洗了一番，然后用挂在厨房门外横轴上的环状毛巾揩干了脸和手。巴克斯特妈妈坐在桌边等着他们，给他们安放着盘碟。她那肥大的身躯几乎占满了长条桌的一端，丘棣和他爸爸分别在她的两旁坐了下来。父子俩都觉得，她高踞主位是理所当然的。

“今晚你们俩都饿坏了吧？”她问。

“我能够吃下一大桶肉和一蒲式耳烙饼。”丘棣说。

“这才像是你说的话。瞧你那双眼睛，瞪得比肚子还大呐。”

“要不是我多那么点儿学问，我也会像丘棣这么说的。”贝尼说，“每逢我从葛拉汉姆斯维尔回来，总是饿得发慌。”

“那是因为你在那儿灌够了酒。”她说。

“今天我只喝了一点儿，是吉姆·邓克尔请的客。”

“那你就不会喝得太多伤了身体。”

大人们说的话丘棣什么都没有听见。除了他的盘子以外，他什么也都没有看见。自从出了娘胎，他从来没有饿得像今天这么厉害过，而且，经过一个缺乏营养的冬季和一个漫长的春季，巴克斯特一家人所能吃到的食物也并不比他们的家畜丰裕多少。现在，他妈妈居然烧了一顿足以款待牧师的丰盛晚餐：不仅有菜包咸肉丁、土豆洋葱烧沙鳖（他昨天发现它时，它还在爬呐）、带酸味的橘子软饼，还有在他妈妈肘弯旁放着的那盘甜薯酥饼。他在想吃下更多的软饼、沙鳖肉和过去痛苦的经验带给他的教训之间苦恼着。那教训是：如果再把它们吃下去，他的肚子就无法容纳油酥饼了。选择是很明显的。

“妈妈，”他抬起头盯着他妈妈问，“我现在就能吃我的那份油酥饼吗？”

妈妈在给自己肥大的躯体加料的过程中暂停了一会儿，她熟练地给他切了



颇为慷慨的一大块油酥饼。他立刻埋头享受起那香甜可口的美味食品来。

“为了做这个饼，花费了我多少工夫！”她抱怨说，“可是，没等我缓过气来，你就把它给糟蹋了。”

“我现在的确吃得很快，”丘棣承认着说，“可是，我将一直记着它。”

晚饭用完后，丘棣才发现不仅自己的肚子吃得饱饱的，就连平素吃得像麻雀一样少的爸爸，也多吃了一盘子食物。

“谢谢上帝，我快撑破肚子了。”贝尼说。

巴克斯特妈妈叹了一口气。

“谁能做做好事，给我点一支蜡烛？”她说，“使我能早些洗完盘碟，也让我有时间好好坐一会儿，享享清福。”

丘棣离开座位，点了一支十脂蜡烛。当黄色的烛光随风摇曳时，他伫立在东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一轮满月正在冉冉升起。“这样浪费烛光很可惜，不是吗？”爸爸睨了他一眼说，“满月照得多亮啊！”贝尼缓缓走到窗前，父子俩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赏朗月。“孩子，月亮使你想起了什么？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约定的，到四月满月时分要做的事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丘棣有些沮丧地说。无论怎么说，他对季节的变换是不太介意的。也许，他必须到像他爸爸那么大的年纪，才能将从年初到年末月亮盈缺的时分都牢牢地记住。“你忘了我告诉过你的事吗？我可以发誓，我一定告诉过你，丘棣。怎么了，孩子？熊是在四月满月时分，才会从冬眠的巢穴里钻出来的。”“噢！您说过，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逮住它！”“对了，就是这桩事。”

“您说过，我们只要找到它的足迹纵横交错的地方，大概就能发现它的窝，也就会找到四月里出来的这头熊了。”

“它肥得很呢，又肥又懒。睡过一个冬天后，它的肉就变得更为鲜美了。”

“趁它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们大概更容易捉住它吧？”

“正是这样。”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呢，爸爸？”

“一锄完地，发现了熊的足迹我们就过去。”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逮住它呢？”

“我们最好是先上银谷那儿眼泉水边去，看它有没有出来到那儿饮过水。”

“一只很大的老母鹿今天就在那儿饮过水，”丘棣眨巴着眼睛说，“当时我睡着了。爸爸，我还给自己做了一架小水车。它转得可好看了！”

这时，巴克斯特妈妈洗锅碗盘碟的“叮当”声突然中止了。

“你这个狡猾的小无赖！”妈妈几乎是咆哮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会偷偷溜出去。你简直滑得像一条雨中的烂泥路！”

他大笑着叫起来：“我骗了你，妈妈。听我说，妈妈，我只骗过你这一次。”